

茶座

总第十三辑 2008 第三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孟祥才:忆 1964~1965 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徐庆全: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关节

陆 远: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

——“八马同槽”与 20 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 (之二)

邸永君:自此无从聆教诲

——献给刚刚远去的业师王钟翰先生

聂作平: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萨 苏: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下)

蔡乐苏:“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义举

辛德勇: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山东人民出版社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III | 历史学家茶座13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09-04514-8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832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项目负责 王海涛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张智慧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E-mail: lishixuejiachazu@126.com

zhangzhahui81@163.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普及历史知识是史学家的责任 陈梧桐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普及历史知识同样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认为撰写普及读物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然。普及读物不仅要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学术水平和最新成就，能让读者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精深的研究。

由此我想，我们的史学家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在从事研究之余，也动笔写些普及读物，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传播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龙虫兼雕，既有功学林，又嘉惠大众，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目录

卷首语

- 003 陈梧桐 普及历史知识是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现场

- 007 孟祥才 忆 1964 ~ 1965 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021 陈美林 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

旧案重审

- 034 徐庆全 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关节

人物春秋

- 044 宋衍申 司马光知谏院
051 蒋建平 伪楚“皇帝”张邦昌
060 于赓哲 君子不齿——落寞的古代医人
067 聂作平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077 刘超 马翠 生前身后乔冠华——“周公左近的秀才”系列之一

学坛述往

- 089 方之光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为罗先生逝世 10 周年而写
- 095 潘光哲 “胖猫”与“小耗子”
- 100 陆 远 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
——“八马同槽”与 20 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二)
- 109 邸永君 自此无从聆教诲——献给刚刚远去的业师王钟翰先生

书林琐记

- 119 辛德勇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掌故钩沉

- 128 睦达明 归到玉堂清不寐——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三
- 135 高 信 20 世纪 30 年代漫画杂说(续一)

公私档案

- 141 萨 苏 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下)
- 150 蔡乐苏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义举

封二： 中国古代体育图录——《投壶图》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III | 历史学家茶座13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 13 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09-04514-8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832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项目负责 王海涛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张智慧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E-mail: lishixuejiachazu@126.com

zhangzhahui81@163.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普及历史知识是史学家的责任

陈梧桐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普及历史知识同样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认为撰写普及读物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然。普及读物不仅要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学术水平和最新成就,能让读者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精深的研究。

由此我想,我们的史学家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在从事研究之余,也动笔写些普及读物,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传播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龙虫兼雕,既有功学林,又嘉惠大众,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目录

卷首语

- 003 陈梧桐 普及历史知识是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现场

- 007 孟祥才 忆 1964~1965 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021 陈美林 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

旧案重审

- 034 徐庆全 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关节

人物春秋

- 044 宋衍申 司马光知谏院
051 蒋建平 伪楚“皇帝”张邦昌
060 于赓哲 君子不齿——落寞的古代医人
067 聂作平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077 刘超 马 翠 生前身后乔冠华——“周公左近的秀才”系列之一

学坛述往

- 089 方之光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为罗先生逝世 10 周年而写
- 095 潘光哲 “胖猫”与“小耗子”
- 100 陆 远 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
——“八马同槽”与 20 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二)
- 109 邸永君 自此无从聆教诲——献给刚刚远去的业师王钟翰先生

书林琐记

- 119 辛德勇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掌故钩沉

- 128 畦达明 归到玉堂清不寐——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三
- 135 高 信 20 世纪 30 年代漫画杂说(续一)

公私档案

- 141 萨 苏 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下)
- 150 蔡乐苏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义举

封二： 中国古代体育图录——《投壶图》



忆1964~1965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孟祥才

1964年9月5日,我自济南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不几天,当时思想史研究室的学术秘书林英同志(“文革”后曾任宗教所和政治学所的副所长)带我前去拜见侯外庐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仰慕的导师。他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大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神色严肃。林英简单介绍一下就退了出去。我向先生问好,他示意我在靠近他的皮沙发上坐下,问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中有哪些教授,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一回答后,就请教先生在研究生阶段应该读哪些书,怎么学。先生说,跟他读研究生,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自学,首先读他主编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读书中碰到的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请教杨超(“文革”中因被诬为“5·16”分子而自杀);文献方面的,请教李学勤;外文方面的,请教何兆武;论文写作方面的,请教张岂之。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问他。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这次会面。不久,我向师兄卢钟锋(“文革”后任历史所党委书记)请教学习方法后,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读书学习。10月初,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有工作人员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听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报告,传达中央宣传部指示,学部所有工作人员,凡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到山东海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此后,整个学部

^{*} 孟祥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各研究所几乎停止了一切业务活动，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教的文件，即《前十条》。大概在10月下旬，学部上千名工作人员乘火车来到济南，住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这时我才知道到海阳参加社教运动的中央国家机关还有团中央和国家体委。记得团中央的领队是胡克实，国家体委的领队是荣高棠。济南一站的活动是在珍珠泉礼堂听了一次报告，好像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作的。周兴报告后，海阳县委书记刘光荣到会介绍海阳情况，他战战兢兢地站在主席台上念稿子，内容无非是本县的面积、人口、公社、生产队等统计数字以及地理环境等。当他介绍地处山区的海阳春天鲜花盛开、风光秀丽时，坐在前排的荣高棠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斥责说：“谁让你介绍风景？你讲讲海阳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刘光荣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这时周兴出来打圆场，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让刘讲。散会后，我们一帮研究生议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小官见大官的场面，比我们面对老师的提问还惶恐呐！

在济南住了三四天，我们即乘火车到烟台，住在烟台地区行政干校，目的是与黄县（今龙口市）基层干部混合编队，彼此互相熟悉，并继续学习文件。这次学习的文件有《后十条》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记得《后十条》中“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是《前十条》没有的。在烟台，我们历史所的四位同志编入以黄县干部为主的一个工作队。队长是黄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善廷，副队长一是黄县城关公社书记曲继辉，一是北马公社副书记王玉坤，另有黄县干部十多人。在烟台学习了一周左右，主要内容是反右倾，消除“三怕”：不怕死人，不怕“四不清”干部躺倒不干，不怕影响生产。黄县干部已在本县搞过一次“四清”，他们纷纷检查自己有右倾思想，怕这怕那。记得安排黄县县委书记李洪成（“文革”后任临沂地委书记）给全体工作队员作了次报告，介绍黄县搞“四清”的经验教训。其中他着重讲了他们有右倾思想，怕将干部整过头，希望多数干部能改正错误继续干，用的一个比喻是：生锈的刀子经过打磨比新刀子还锋利。经过北京、济南、烟台三地的不断学习、统一思想，工作在进村前，“极左”倾向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11月上旬，“四清”工作队分乘多部大轿车由烟台奔赴海阳。轿车将每个工作队送到距所进驻村最近的公路旁，然后由该生产大队用马车或手推车将工作

队的行李运进村。我们队进驻的村叫丁家乔。进村后,我们住在大队办公室附近的几间房中。不料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一个专为队里的驴和骡子上铁掌的40多岁富农成分的男人上吊自杀了。第二天,生产队就将此人悄悄埋掉,工作队没有过问此事。我想,工作队进村前后,各种传言肯定沸沸扬扬,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这位富农害怕过不了关,于是来了个自我了断。

进村后,工作队领导布置给我们的近期任务是扎根串联,摸清阶级队伍状况,组织贫下中农骨干,了解大、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同时参加劳动,在劳动中与社员广泛接触。很快工作队员分成了2~3人一小组,每组负责一个生产队。由于人手紧张,不久又从黄县调来一批农村知识青年,由正式队员带领工作。丁家乔属海阳朱吴公社,位置在县城的北部。全村300多户,组成一个大队,9个小队。这个村子分布在一个狭长的东西走向的山涧两边,山涧终年清流不断,一家一户的房屋皆是依山而建。全村大约六七百亩耕地和六七百亩山林,主要农作物是地瓜和花生,用社员的话说是“地瓜当家,花生赶集”。社员一年到头的主食就是地瓜和地瓜干,偶尔吃块玉米饼子就算改善生活了,白面是非要等到重大节日才能吃到一点。花生全部卖给国家,这是生产队和社员的主要现金来源。果树以山楂为主,也有少量苹果树和柿子树。大部分社员虽然较贫困,但总体上还能吃饱肚子。这里的阶级关系其实并不复杂,两户富农,死了一个,只剩下一户富农,一个富农分子,还有几户富裕中农。其余就是十多户中农,大多数是贫下中农。汉奸、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一个也没有。由于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20多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对许世友司令,民兵英雄于化虎、赵守福、孙玉敏等人的事迹耳熟能详。著名电影《地雷战》就是在丁家乔周围的地方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村,长期没发生刑事案件,找个阶级敌人也困难,到哪里去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呢?工作队分工的时候,我被分配领导第三生产队的运动,协助我工作的是黄县来的一位与我同龄的姓蒋的年轻人,他在北海舰队当过兵,曾作为海军方阵的一员参加过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天安门前的阅兵。接受任务后,我有点惶恐。因为在9个生产队“四清”工作的负责人中,只有我的身份是学生、非党员,其余8个人不是黄县的基层干部,就是历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特别是一户富农和大队支部书记杨继信都在三队,我深感责任重大,就去找张善廷队长

谈了我的想法,希望不要安排我负责一个队,最好让我做配角协助他人工作。张队长说,你是大学毕业生,应该通过运动很好地锻炼自己,至于大队支书问题,由他管。他要我大胆工作,尽快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话说到这里,我只好说尽最大努力搞好工作,请他多指导。张善廷当时40多岁,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为人质朴,很会做思想工作。他说青年人必须敢于挑重担,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提高。他以自己为例,说抗战时期他刚当上村长时,连话都不会说,思想认识水平更差。朱吴公社工作队员集合一起开会时,他听贺致平(时任民族所副所长,“文革”中“61人叛徒集团”成员)讲话后说:“解放初山东省委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贺致平当时任省农委副书记,亲自给学员讲课,其中讲到人是猴子变的,中国革命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我们都想不通: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太不可思议了。从抗战到打国民党,都是农民流血流汗,怎么胜利了就要工人阶级领导?为什么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就是这么低。”张由于长期在基层做宣传工作,很会讲话,特别善于用农民理解的语言讲话。每次开大会,他的讲话都能抓住群众。副队长曲继辉是转业军人,一条腿有点跛,曾任副县长。他作风踏实,善于做群众工作,每次出门,大多数时间都是背一个粪筐,随时拾粪。另一副队长王玉坤不到40岁,十分精干,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来。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山上拾柴火,他比所有人都拾得多。我对这样的领导心悦诚服,时时注意向他们学习。

进村不久,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就开始了。起初搞得很神秘,一般是白天定下串联对象,先认准门,晚上悄悄地去,目的是向这些贫下中农根子了解阶级斗争动向和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由于搞得神秘,还闹了些笑话。如历史所的韩耀宗是个书呆子,又高度近视,他白天选定了一家贫农根子,晚上去时,因为要拐几个弯,走高高低低的路,结果走进一户中农家庭。待发现错了,韩急急忙忙地说:“错了!错了!不是你们家。”说着转身向门外走,出门时还跌了一跤,将那家人搞得莫名其妙。串联了三四天,全体工作队员一起汇集情况,虽然了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但称得上“严重问题”的并不多。因为上一年这里也搞过面上的“四清”,这次了解的也还是那些问题。张队长说群众还没发动起来,大的深的问题也不易揭发出来。大家不要有急躁情绪,继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二天中午

吃饭时,工作队秘书通知大家,下午全体工作队员在队部集合,有重要事情传达。约下午2时,又通知去一户贫农家开会,搞得神秘兮兮。队员集合后,队长宣布请以前丁家乔的支书、现任公社铁业社主任的杨继罗介绍情况。杨40多岁,曾担任过多年的支书。他着重介绍了现任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的情况。我的印象,他也没有揭发出两级干部多少贪污受贿的事实,只说有的干部阶级路线不清,与富农有来往;还有的干部拜富农为干爹等。对现任支书的问题说得较多,主要是作风问题。一是他年轻时曾与一位已经订婚的姑娘有染,姑娘怀孕后,他与该女子合谋,硬说其未婚夫使之怀孕,最后胁迫其未婚夫与之结婚。二是支书现在的妻子也是先与他有染,生孩子后才结婚的。以后该支书还与多名姑娘、媳妇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其他人,如大队长和队长中亦有多人有类似毛病。张队长听了介绍很高兴,说就以男女关系为突破口,搞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大概第二天,张队长就找大队支书谈话,让他交代问题。又过了两三天,工作队全体开会时,张队长笑着说,看来以男女关系为突破口选得不合适,这里的干部根本不拿男女关系当回事,这两天纷纷来我这里交代这方面的问题,个个嬉皮笑脸。支书找我三次,大队长找我两次,每次都交代几个人,还说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代。以后不要再追查这类问题了,因为这不属于“四清”的范围。

工作队进村10天左右,决定在一天晚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事先让工作队员做好工作,保证尽可能多的社员参加大会。其实即使不动员,大部分社员也会参加,因为“四清”与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开会当晚,大队部5间相连的会议室内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坐在室外,两盏气灯照得里外通明。会议开始由大队支书介绍了工作队3位领导,以后主要是张队长说明来意,号召全体社员积极参加运动。他列举该大队大量的“四不清”问题后说,有社员问,咱们大队去年已经搞过“四清”,今年再搞,还有什么搞头?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的“四清”仅仅动了点皮毛的东西,打个比方,好比馒头刚揭去一层皮,黄瓜刚吃完没有刺的头,差得远呐!他表示,工作队决心同全体社员一起将“四清”搞彻底,不达目的决不离村。

社员大会后,工作队员又陆续学习了一些文件,其中有陈伯达在天津小站蹲点的讲话,说该地社员称他为“吃菜窝窝的那个老头”。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